

序

曲水上的筆談

黃念欣

《曲水回眸——小思訪談錄（上）》於去年出版，睽違一年始見下冊面世，有心讀者也許要問，不是說二十多次的訪談與四十萬字的錄音稿都已經完成了嗎？下冊理應更早與讀者見面才對。理應如此，但有一種心思與堅持，總會落在出版日期之外、細察思量的情理之中。

回顧上冊的經驗，愈是得到讀者熱心的迴響，「文化人眼中的香港」計劃同仁就愈認為訪談的形式與內容，仍有不少可供開發、意猶未盡的地方。但為期一年的訪談既已圓滿結束，斷無「從頭談起」之必要，除了繼續剪裁錄音稿，訪談計劃的兩位靈魂人物，小思老師與鍾基老師，都願意為新一輯的《曲水回眸》增添一個有趣的元素——筆談。

「筆談」，可以泛指具言說色彩的散文，如茅盾就曾在香港主編《筆談》半月刊，論時閱世，以筆為言；又或是一個專門的課題，即漢字文化圈如中日韓等地區以漢

1 茅盾主編：《筆談》半月刊，香港：筆談社發行，一九四一年九月一日創刊，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日第七期停刊。

文交談的方式²。如果順着「曲水」聯想，不難想到鼎鼎大名的「夢溪」。北宋沈括的《夢溪筆談》因「談謔」而起，至格物致知無所不談，不啻是筆談文體靈活與博雜的高峰³。驟看我是愈說愈遠了，但其實以上三個筆談的注解，對本書之內容與形式的探勘，都可提供饒有深意的座標。

重溫小思散文之美

《曲水回眸》下冊所謂增補的筆談，基本上仍是以早前四十萬字錄音稿為起點，再由訪問者楊鍾基教授就若干課題進行「補問」，然後讓盧老師「補答」——通常在三五天以內，我們就會收到精彩的回覆，再行編訂。換言之，下冊所見不只是盧老師的即

2 有博士論文即從語言學角度專門討論漢字筆談 (Brush Talk) 的歷史。Hwang, Meng-Ju. (2009). Brush Talk at the Conversation Table: Interaction between L1 and L2 Speakers of Chinese.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ProQuest Dissertations Publishing. 2009. 3399852.

3 史丹福大學艾朗諾教授 (Ronald Egan) 指沈括的《夢溪筆談》具備以下特點：龐大的目錄呈現廣闊而奇異的知識系統、對街談巷議之興趣不下於士大夫軼事逸聞、文體輕盈有趣味；在內容上，《夢溪筆談》則見隱沒於傳統社會中的各行各業、記錄時人鮮感興趣的各種科學實驗，寫出社會身份邊緣的人物之特立獨行，最後能在各種瑣記雜論之中，指出當世主流知識與價值之匱乏，不足以理解往後世界的發展。見 Egan, Ronald. "Shen Kuo Chats with Ink Stone and Writing Brush." *Idle Talk: Gossip and Anecdote in Traditional China*, edited by Chen, Jack Wei, David Schaberg. Berkeley: Global, Area, and International Archiv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 pp.132-153.

場訪談記錄，也有事後由她親筆添補的筆談文章。或問這種隔空筆談，可會失去訪談者正面交鋒的神采？讀第一章〈筆耕心田〉開首，讀者大可放心。楊老師好興致，在補問中用拆字法把筆名「小思」聯念到神主牌的對聯「心田先祖種福地後人耕」。盧老師的「神回覆」即謂：「啊！真虧你想得到，（……）只要不是『擺我上神枱』，那就好了（。）」

這一段，我是看一次笑一次的。但首章〈筆耕心田〉的意義不止於此。「筆談」既為散文的一支，作為香港散文家之一的小思自是駕輕就熟，從《路上談》一路走來，可謂無所不談；惟我們一直較少讀到的，是小思在創作路上的自道甘苦，以至對自己筆下文章的細讀。鍾基老師不讓昔日「師姐」有謙虛的機會，補問了小思散文世界中的心境、作家本色與「哼唧唧」之辯，結果引出了精彩的剖白，使我們得見小思散文之浩然正氣與春風詞筆之兩端，既有力澄清了「哼唧唧」之說，亦深化了「婉約」一詞的風格意義。

樊善標教授在本章的提問則主要來自早前的訪談，準備之充分及資料印證之功力令人佩服。早年小思在《中國學生周報》刊登的未結集文章、編輯經驗，以至稿費單，經過訪者用心的提問設計，引出一九六七年一篇〈飛雲憔悴夕陽閑〉而見的抒情文風轉折，還有「毅青社」、《青年樂園》的背景與故事，構成五六十年代青少年文學

穿越語境時空之感

空間的一頁珍貴歷史。本輯亦因而加強了插圖的歷史解說功能，另外亦盡量把相關文章附錄於每章之後，這都要感謝編輯的用心安排，以及盧老師的從旁指導。

前述「筆談」亦可專指中日韓等地區為打破溝通障礙而發明的「漢字筆談」。本計劃同仁溝通可謂暢通無阻，加諸科技發達，會面、電郵、電話、短訊隨手可得，我們仍然堅持加入筆談，必具獨特意義。事實上在「漢字筆談」的研究中，論者並不都認為「筆談」只是單純解決言語不通或提升語言習得的方法，而是可以加深雙方各自文化語言的理解，甚至可能帶出新的問題。

第二章〈熱血青春〉談論小思的香港社會運動經驗，以及文學在其中可能發揮的作用。部分內容來自二〇一四至一五年間的訪談錄音，猶記得當時的訪談並不容易開展，大家都深感在時代中發聲的重要，但亦不想以激越的言辭總結當下難以平靜的心情，進度斷斷續續。筆談所能帶來的時間與沉澱，終於讓〈熱血青春〉以現在的面貌完整出現。盧老師誠摯分享當年參與「中文合法化運動」的觀察，剖析「金禧學運」背後的唏噓以至對某些參與者構成的心理重擔之餘，更令人動容地重讀寫於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一日的散文〈浴火鳳凰〉，以及一九八九年六月廿六日的〈筆寫的

有相干？），在在提示我們熱血的代價——但有力量的不只是青春熱血，只要文章有正道，筆寫的，有相干！

最後從早年〈藍玻璃〉和〈木偶之死〉兩篇短文，提出了關於偏見和自由的尖銳問題，小思都在重新細讀自己的作品中找到經時代洗練之答案。若非筆談，難有如此的空間在時代、語境、文章中來回印證，甚至對眼前之「傘後」情緒能有所回應。穿越時空語境的筆談，到底讓我們看得更多或更少了？讀者可以自行判斷。

歷史暗角中的香港

一九七三年小思到京都大學任研究員，自言是「眼界始大，感慨遂深」、「脫胎換骨」的一年。這段經歷在上冊稍有提及，近作《一瓦之緣》則更有豐富的文化思考。但要數關於此「京都一年」最詳盡而獨家的內容，還是本冊第三章〈一瓦之緣〉。本章部份來自早前錄音稿，記得當天訪談在小思家中舉行，大家聚精會神聆聽小思當年京都一日的研究工作與生活日常，也有一年間循四季節日而遊覽的足跡——其中有關服部先生一段尤其不容錯過！——當然，對東洋學術傳統的體會、對參拜靖國神社所

生的危懼之情，以至二〇二〇東京奧運，及種種「哈日」風尚的敏銳觀察，皆是本章增加筆談以後的看點。

這裏不禁打岔一筆。前陣子盧老師再捐贈一批有關中日關係的藏書與報刊予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在老師家中偌大的客廳內，資料與書籍儼如一幢幢起伏有致的小山，足見本章所引，實只冰山一角。其中有一套關於香港日治時期三年零八個月的剪報，我很感興趣，盧老師即許我先拿回家看，因為一旦入館，要經多番整理程序，未必可以馬上讀到。於是把檔案裝好在一個紅白藍大袋，電召的士送返中大。

這一批檔案同樣也只是盧老師文學檔案中的冰山一角，大部分為淪陷時期的香港剪報，頁頁皆可見侵略者「解放香港」、洗刷太平的荒謬，以及文人被開天窗禁制或虛與委蛇的無奈。但最叫我動容的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後，這些檔案一直跟進為期超過一年的在港日本戰犯審訊的新聞。日本戰犯受審，歷史中最著名的「東京審判」，早有史家專門整理研究。但查東京審判的全紀錄之中，殖民地香港顯然被「包括在外」，即使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有英國的主審法官。換言之，這些在香港進行的戰犯審訊報導，價值不在於當中的戰爭罪行有多駭人聽聞，而是讓我們知道這些香港的創

傷，竟在長達兩年多的東京審判歷史之外。沒有這一頁頁從舊報剪存的檔案，香港的傷痕可以就此在歷史中缺席。⁵ 檔案再次印證小思對日本這「可怕、可敬」民族的戒懼之情，以及她在上冊所言：「只因我關心中國，日本陰霾才在我心中佔一席位。」⁶

開拓新知的造磚者

第四章〈願為造磚者〉應是許多關心香港文學前景的人所期待的，內容廣涉盧老師學問與珍藏之四端：卡片檔案的體系與緣起、口述歷史工作難得的機遇、珍稀書刊的保存與公開，以及香港文學研究中心、香港文學特藏的發展故事。訪談請來「文化人眼中的香港」計劃發起人黃潘明珠女士，她早年為創建香港文學特藏與研究中心所付出的心力，正好說明讓香港文學成為學院內認可的研究範疇，一路可真稱得上是筆路藍縷，讓人更珍惜現有的成果。

5 有關日軍在港戰爭罪行研究，近年有劉智鵬、丁新豹主編之《日軍在港戰爭罪行：戰犯審判紀錄及其研究（上、下冊）》（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利用香港大學法律系 Suzannah Linton 教授以英國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陸軍部檔案整理並建立的「香港戰爭罪行審判」電子資料庫（Hong Kong's War Crimes Trials Collection）之材料，編譯成書，亦甚可觀。然書中內容仍以法律檔案為主，與盧璋鑾教授所藏檔案中的本地報章記者追蹤報道，性質與內容皆有微妙差異，值得比對參照。

6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編著：《曲水回眸——小思訪談錄（上）》，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二〇一六年，頁69。

至於後續筆談的補充，則讓盧老師詳盡展現檔案學者「造磚」的觸角與精神——葉靈鳳在港時期的租單及學費收據，與施蛰存、侶倫、謝晨光、黃苗子、陳君葆、高伯雨等諸先生的面談經過，都是不可多得的歷史追跡體驗。讀〈願為造磚者〉，真正感受到文學若只靠吟咏賞析或建構各式理論，實不足以把握真正流轉不定的學術世界所需，這一章訪談與筆談，正好讓我輩反思。

中文系繹夫的信仰

關於香港教育問題，身處大學一般被認為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一羣，惟中大中文系一眾老師卻一直與香港語文教育發展息息相關，積極參與各種課程設計、考評，以至課外創意語文活動的開發。第五章〈繹夫的信仰〉結合小思談教育的〈繹夫的腳步〉與朱自清的〈教育的信仰〉，指出教育除了低頭苦幹以外，也要有仰首期盼的信仰。本章的筆談補充最少，因為早前與前中大中文系系主任鄧仕樑教授的訪談早已完成並經仔細訂正，但今日再讀仍覺亮點處處，發人深省。

鍾基老師先從退休教授生活談起，提到小思退休後彷彿更為忙碌的「第二人生」，並開展出幾個平日少有談及的教育課題，包括大學中文系的課程與社會角色之轉變，以及多手可熱的「教改」、「範文」、「普教中」以至「德育課」的專業意見。其中我相

當珍惜訪談內各位老師微妙的意見交換，例如鄧師以堅實的 PISA 數據反駁香港學生語文水平低落的普遍意見，認為教育工作者無須妄自菲薄；盧師則始終心念教改下師生疲於奔命之苦，認為教育該有慢活和喘息的空間。訪談中另一精彩處，是各位老師追記我輩已無機會親炙的早年中文系教師的風采。其中小思老師經常提到的「伍老」伍叔儻先生之精神面貌，最叫人嚮往。例如記當年崇基學院因創校初期財政拮据，未能為剛聘任的伍先生提供從日本到香港的船票，這位中文系的伍老師只以十個字回信：「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為！」這又是我看一次眼睛便濕潤一次的句子。另有關於現代文學科與論文風格學的深入交流，皆讓今天的學院中人獲益良多。

受命不遷，生南國兮

本書壓卷一章幾乎是全新的筆談，就是第六章〈給香港的情書〉，呼應「文化人眼中的香港」計劃之核心，即曲水之上，小思對香港的一脈深情。兩年間訪談與筆談所及，包羅萬象，如何總結？面對今天輕言「香港已非我所認識的香港」的心情，我們認為重讀小思一九八五年出版的散文集《不遷》，最有積極意義。讀者不妨把這一章看成是一次《不遷》的讀書會，細味〈筆耕心田〉中所及的小思散文之美，體會意在言外的典故，與不願一語道破的婉約之風。這一章訪談者都傾盡全力，補問與補答都毫

無保留，文氣與內容亦最為完整，因此我就不擬再於此多作補充。僅點出全章收結處最令我感受到「情書」意蘊的一句：「我此生能與香港相遇，稱得上『正當最好的年華』，但往後的日子，我願『盡人事，俟天命』。」

如果生於日戰陰霾中的小思也覺遇上了香港「最好的年華」；如果退休後仍撰述編著不輟的小思仍願意努力「盡人事，俟天命」，我輩還可有怎樣的埋怨與消沉的理由呢？《曲水回眸》上、下冊出版期間，香港人或經歷了不少傷心或失望的時刻，讀着小思這位「眾人老師」的心路歷程，能否就此放下心頭重擔之一二？我不敢肯定。但我卻在重複展讀的書稿之中，大膽肯定是次參與訪談的各位同仁，都和我一樣，在與我們敬愛的小思的交流之中，獲得了力量與提升。大家為此計劃所付出的心力，我已在上冊的序言中交代，於此不再一一重複。曲水悠悠，這三年間的相知相識，合作與同心，一定永在念中。